

星辰书

蔡东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星辰书

蔡东
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辰书 / 蔡东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19.8
ISBN 978-7-5302-1915-7

I. ①星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20521 号

星辰书
XINGCHEN SHU
蔡东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
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.375
字 数 167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915-7
定 价 46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她多享受和眷恋这普通的夜晚啊，平和的夜，熟睡的人，还有此刻不在眼前但她知道会站在那里的一棵树，楼门口种着的一棵夹竹桃，月光下几片深红的花瓣正缓缓飘落。



目录
Contents

伶仃	1
来访者	33
照夜白	109
天元	139
希波克拉底的礼物	197
布衣乏诗	225
出入	251
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	267

伶仃 *



黄昏的时候，卫巧蓉走进一片水杉林。通往树林深处的小路逐渐变细，青苔从树下蔓延到路边，她快步走过时，脚步带起了风，缕缕青色的烟从地面向升起，蜿蜒而上，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清瘦。她停下来，等烟散尽了才俯低身子凑近看，这些日子阳光好，苔藓干透了，粉末般松散地铺展着，细看起来如一层毛毛碎碎的绿雪，她小心喘着气，担心用力呼出一口气就会把它们吹扬起来。

刚出林子的一刹那，天空似乎亮了一下，像头顶响过一声短促清亮的口哨。接着，走上一条布满沙砾的小径，小径尽头就是马路了。街道，楼房，不远处的海岸，浸设在薄暮柔和的光线里，声响也似乎被夜晚悄悄吸附了，四周显得很寂静，是傍晚时分特有的暖金色的寂静。她身后，遥遥的地平线上的

山丘只剩下含混的轮廓，挨着山体飘浮的云彩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白，她抬头看时，一朵云正翻过山头，翻到山的另一侧，消失不见了。

剧院伸向天空的几个尖角先露出来。很快，一个透明的多面体完整地出现在视线中。福海剧院到了。跟老家那座蚕茧形的剧院相比，她更喜欢福海剧院的外观。它就像由不同形状的巨大积木堆聚起来，一道道利落的几何线条，阴天的时候看起来平淡无奇，一有光线就活了：晴朗的天气里阳光穿过大块玻璃拼成的斜坡，透视出一个个宽敞开阔的空间，晚上灯一亮，如海边漂来一块熠熠闪光的宝石，每一个翻光面都粼粼地映着海水的波纹，从远处看过去，宝石像浮在水里，被晃荡着的水波抬起来，又放下去。走到剧院门口时她看看表，离开演还有半个小时，她照例绕到剧院后面，这里有一条木头栈道通往海滩。

海滩的西边是码头。三个月前她在轮渡买到船票，上了船，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。初春的海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，像一蓬细细的针扎向她脸上的皮肤，她从背包里取出围巾，把头和脸裹起来。一直等到渡船靠岸，围巾也没摘下，她蒙着脸，踏上这个初看起来有些荒寂的小岛。那天，海上刮风，天上也在刮风，云彩纷乱，单薄的云身后拖曳着一条长尾巴，尾巴的末端已是丝丝缕缕的，像蘸着白颜料的毛笔在蓝天上疾扫

而过。

演出快开始了，她推开后门，找到座位坐下，顶上的灯光正好变暗，舞台的帷幕向两侧徐徐拉开。过了一会儿，眼睛适应了厅里的黑暗，她伸着头四处看，在前几排中央的位置找到了徐季。接着观察徐季身旁的人，左边的男人跟徐季差不多年龄，右边是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，他们没有东瞧西望，都专心地看着舞台。有经验的观众已经准备好了，她也把头转回来，望向舞台。

剧院不定期地上演话剧、音乐剧和演奏会。第一次来剧院的时候，她选择的也是最后一排的座位，整场演出她都盯着徐季，徐季也像今天一样脊背挺直，端坐在朱红色的软包座位上，即使只看见他的后背，她也不难想象出他的神情，一种沉入另一个世界的完全的平静。而她不明白台上的人在唱什么，为何流眼泪，怎么又拥抱在一起，从头到尾她的脖子都拧向徐季座位的方向，眼睛在徐季和徐季邻座的身上转来转去。一直到演员谢幕，徐季也没跟邻座的人有任何交流，他似乎还在静静地回味，演员转身走向后台了他才站起来鼓掌。大多数观众还待在座位附近，她低着头推开后门，顺着螺旋的楼梯往下走，来到门口时，她看到柱子上张贴的海报，原来这出剧的名字叫《吉屋出租》。海报上印着几位异国年轻人，相貌各异，表情都是生动和热烈的，眼睛睁得很大，满怀希望又带点天真

地直视着海报外的世界，她站在海报正对面，他们就眼神热切地看着她，好像想对她说点什么。

此刻，她的视线离开徐季，转向正前方。舞台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幽蓝色的灯光在说话，几秒钟后，乐声响起，泠泠的琴音，悠来荡去，她恍惚看见几秆枝叶稀疏的瘦竹，在空旷的庭院里摇动着，接着琴声变稠，如雨点密密层层地落下来，地上的雨水似越积越多，光一掠而过时照出一汪空明。琴声断绝的地方，更多的乐器走了进来，音量逐渐攀高，水流加快，太阳光轰泻而下，翻折的星空豁然打开，向着无限的虚空延伸，她呼吸急促起来，大水没过头顶，人快要窒息了，乐声终于冲至顶峰，渐次低回，末了只剩下几个零落的音符，像余烬中一闪即灭的火星，最终乐声全部隐去，突然降临的静谧中，一个绿色皮肤的女人出现在光束里。借着乍然一现的亮光，她忍不住把头转向徐季，光线勾画出他清晰的侧脸，脸上的表情跟她之前想象过的差不多。

全部演完总要两个钟头吧，她坐不住，也看不进去，一群小猴子在胸口乱窜，胳膊交叉在胸前也压不住它们。曾坚信不疑的事实，正变得越来越失去底气，虚弱得站立不稳。头脑中设想过无数遍的画面，即使每个细节都已被磨得发亮，也不会就此变成现实中真切的一幕。

再说，已经这样了，她是对是错又如何，不重要了。

舞台上几个人正围在一起说话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声调很高，身披大氅的卷发女郎似乎说了一句幽默话，观众席上传来笑声，笑声夹杂着小猴子们奔跑杂沓的脚步声，耳边所有的声响，混合着她脑子里那个也许永不停歇的声音，让她感觉身体随时会从内部爆开，碎片四处飞溅。她摇摇头，欠身离开座位。

“巧蓉，下午出门吗？我跟老吴想去你那里坐一会儿。”

吴太太站在树荫里，冲卫巧蓉喊道。

卫巧蓉刚从菜市场回来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口露出白萝卜的绿缨子，萝卜下面隐隐能看出是一条鱼和几块姜。“好呀，”她答应着，“来吧，来吧。”说着把口罩摘下来，连房东都能一眼认出自己，还自欺欺人地戴什么口罩。

“你们逛，我去买包洗衣粉。”她拐上一条小路，往小区西门方向走，那里有一家便民超市，一般的日用品都能买到。超市到了，她没进去，径直出了西门，又往前走了一里路，来到岛上的养老院。

上午阳光不毒的时候，护工会把椅子搬到平房的门口，让老人们出来晒太阳。她来这里是为了看看其中的一位老人。通常这老人坐在一排平房中间的位置，她跟别人不太一样，一般的老人坐一会儿就困了，头一点一点地打瞌睡，忽地醒来时

一脸受了惊吓的模样，不打瞌睡时就不停地搓弄衣角，看起来难免有些愚蠢，而这位老人面前摆着小桌儿，桌上是一堆乐高积木的零件。

乐高老人太像她的母亲了。

有一次路过，不经意间瞥见老人，她马上被眼前这副面容钳在原地，惊骇之后，喜悦和感激迅速占了上风。一样的方脸形，相似的五官，甚至连五官被重力拉拽后的走向都是一致的，还有同样的用黑色发卡犁过的银发。那一刻她真希望乐高老人就是她母亲，母亲没有离世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，她不是好好的吗，还会玩乐高呢。

这会儿六月份了，有的老人头上依然戴着毛线帽子，抄着手坐在阳光里。乐高老人穿白色的亚麻长袖上衣，黑裤子，看上去清爽干净。前几次，她只是远远地望着乐高老人，也看不懂她在拼装什么，这次走近了看，老人手里摆弄的似乎是个摩托车。她弯下的身子在桌面投下阴影，老人抬起头，把老花镜往上推推，看了她一眼，她冲老人笑笑，老人也笑了，接着垂下头去，用手指捻动着一个转轴，说：“你看，能动的，后面连着一个车轮子呢。”她也试着拨弄一下转轴，轮子转起来，老人笑得更开心了。她问：“在这儿过得挺好吧？”老人不说话，拿起一个L形的小零件继续往车子上装。

临走的时候，她看到护工推着一个老人过来，轮椅上的

老人像是刚刮完胡子理完发，这让他显得年轻了一些。她走过去跟护工搭话，打听乐高老人的情况。护工说：“那位呀，也没什么大毛病，就是儿女没工夫伺候，送到了这里，隔几个星期过来瞅瞅她。”她问：“老人家有什么特别爱吃的吗？”护工摆摆手：“一口假牙，什么好吃的也吃不出滋味了。”

回去的路上她在超市买了东西，回到家里，东西随手往地下一丢，她习惯性地走进北屋，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往对面看。楼间距不大，窗户又都是落地的，不用望远镜，肉眼看对面就看得清清楚楚。她的目光扫过阳台、客厅、朝南的卧室，不见徐季的身影。也许他是出去了吧，她想。

下午听到敲门声，卫巧蓉知道是房东夫妇来了，心里也猜到他们为何而来。管他呢，反正她喜欢见到这两个人，至于换房的事情能拖就拖吧。

一看老吴手里拿着一兜儿瓜子，她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。老吴一边嘴里说着“又来喝你的好茶了”，一边把瓜子倒进果盘里。吴太太也笑嘻嘻地靠着茶几坐下，一条白玉珠穿成的链子绕了两圈，钩在她纤长的中指上。

“哪有什么好茶。”卫巧蓉打开抽屉，往外拿杯子，手在冰裂纹的瓷杯上放一下又弹开来。她微微叹口气，为什么大老远地把这个瓷杯带过来，上面的裂纹会让她联想起自己现在

的生活。

她取出几个玻璃杯，往每个杯子里放一大把茉莉花茶。她说茶叶不讲究不是谦虚，跟老吴夫妇比起来，她确实不懂喝茶，只是吃完饭嘴里觉得油腻时，泡杯茶解解腻而已。

老吴夫妇喜欢跟人交往，与邻居、房客都混得很熟。这之前，卫巧蓉并不习惯外人有事没事地造访，奇怪的是自来到岛上，也不觉得这种邻里日常的交际对自己构成打扰了。她寻思着，可能身处与陆地隔绝的小岛，人们很容易变得亲近起来，说起来岛屿也不大，起一场浓雾，这小岛就从世界上消失不见了。

老吴他俩待人亲切，态度始终是自然的，这有别于她过去的经验，微笑的同事，问长问短的亲友，热情的服务员，在某些时刻，她会在他们脸上捕捉到一闪而过的游离和厌倦，那种实际上对你不感兴趣的疏远，那种掩藏不住的对周围人事的漠然。

而且有他俩坐在身边讲故事说闲话，她会暂时忘记此行的任务，脑海里喋喋不休的声音也会逐渐减弱，直至听不见了。

“上次讲到养殖户的腿瘸了。”她提醒老吴。

老吴呷了一口茶，说：“对，瘸腿的养殖户还惦记着他的海参苗，没日没夜地在池子边守着，知道守着没用还是守着。养殖场就他一个人，他寂寞了就跟海参说话，念念有词，

‘你们别化了别跑了，好好长，长得肥肥大大的，过些日子咱们就能见面了。’这天晚上，海上刮来一阵阵凉风，温度总算降下来了，养殖户炒了几只螃蟹，打开一瓶白酒，对着大海坐下来，喝了几盅，越喝越烦。”

“他爱人呢，那个磨开面子去娘家借来钱的姑娘。”

“跑了。”老吴说。

卫巧蓉捏着一粒瓜子正往齿间送，听到这话她放下瓜子：“不对，怎么就跑了，这俩人轰轰烈烈的，多不容易才聚在一块儿，就这么散了？”

“散了。”老吴一语带过，似乎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他接着讲：“养殖户跟海参说完悄悄话，又开始对着大海瞎想，精卫、哪吒、八仙这些人如今在哪儿呢，能出来一起喝杯酒就好了，哪怕钻出来一只海妖，他也愿意敬它三杯。”

吴太太端起茶杯递给他，笑着说：“你喝口茶吧。”

卫巧蓉很不情愿地往下听，心里还在想：那俩人为什么不能一直好下去呢？故事的主角是老吴年轻时候的一个朋友，她听了几个章回了，曲曲折折的，总不叫人如意，以为后面大致上就是养殖户跟他老婆通过养海产挣来了好日子，谁知道海参被热死一大半，老婆也走了。她耐着性子继续听，到这里好像就该分岔了，她也只能转个身，跟上去。

“养殖户自己喝着闷酒，偶尔抬头看看四周，哎，不远

处的礁石上好像坐着一个人，他揉揉眼，似乎是个女人抱着膝盖坐在石头上，天黑也看不清楚。又过了一会儿再看过去，周围哪有什么人，海鸟都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，他吮着螃蟹腿，也许是刚才眼花了。”

老吴忽然压低声音，说：“他正想着，有只手拍拍他的肩膀，身后响起一个声音，你这里有孟婆汤吗？”

卫巧蓉的心噗噗乱跳，脸色变得煞白。吴太太赶忙说：“别怕别怕，听他乱讲呢。”

“怎么成了乱讲，你说我讲的对不对？”卫巧蓉看见老吴边辩解，边向太太眨着眼，夫妻俩脸上同时荡漾开笑意，笑意从嘴角漫到颧骨，最后笑的，是眼睛和眉毛。

毕竟世上也有这样的夫妻。卫巧蓉觉得宽慰。也许两个人一直待在小岛上，一辈子轻松平顺地过来了，没尝过多少疾苦，暮年时又赶上除了外星球哪儿都能开发的好时候，几套楼房在手，日子安闲舒心，也就更容易体会到一些细微柔软的情感。

“反正不是鬼啊魂啊，我猜是个女人吧。”卫巧蓉说。

老吴点点头，说：“是个一时想不开的女人。人活一世，坎坷是难免的，过不去的，跳海了，更多的人还是过了，人总有办法让自己生活下去。”

“还是你们两个好，一辈子没发过愁，没经过什么变故，这神仙般的逍遥日子。”说完她起身去厨房，打算再烧一